

人均GDP比国外低就该比人家少休假？

要敢于降价

又将中秋，所谓花好月圆，人有三急。我说的这“三急”，并非市井意义上的内急（上厕所）、性急（入洞房）、生子急（老婆生孩子），而是等不得拖不得忍不得的生活琐事。各位看客不妨容我一一道来。

比如“广州市疾控中心调查显示：14.4%中学生有自杀意念”（《南方日报》9月9日），这就是等不得拖不得忍不得的事。人的生命只有一次，年纪轻轻的中学生要一时想不开，跟父母阴阳相隔，也不是“一了百了”这么简单。这提醒为人父母者要随时关心子女，多沟通交流，免得意外发生，再急也来不及了。

现在，在城市里，生活压力不是一般的大，而是相当大。这种压力有时是自找的，有时也是无奈的。“广州上幼儿园要1.8万捐资助学费，贵过读大学”（《信息时报》9月9日），这条新闻就很具有说服力。你说小孩一天一天地长大，家长出于种种原因也没啥时间和精力辅导小孩，不上幼儿园或是学前班，然后直接读小学似乎不可能。再加上现在“只生一个好”，独生子女谁家不爱？冲着“不输在起跑线上”，一些家长们就会不惜血本。这就难怪人们都说，这世上有两种人的钱最容易赚到，一是女人，二是小孩。但问题是，幼儿园比上大学还贵，捐资助学费年年涨，宰人都宰到这个份上了，是不是说明有关部门也视若无睹了？好在，前不久听说教育部要出台收费标准治理天价幼儿园了，无论结果如何，也算有个盼头。

身在广州，打的难相信大家都遇到过。如果碰到要赶时间办事，打的难那种“等不得拖不得忍不得”的感觉会很强烈。可是，的哥也不容易，有些勤勤恳恳，到头来连东家的管理费都给不起。也就难怪有“调查显示：广州的哥都赞成取消出租车管理公司”（《广州日报》9月9日），焦点就在于出租车公司有无必要存在。如果按目前的情况，管理费远远超过司机收入，那么“盘剥”似乎是不容忽视的事实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有两条路子，一是出租车管理公司减少管理费，变管理为服务；二是如同政协委员孟浩所提建议，由政府某个部门直接管理出租车行业，取消出租车公司这个中间环节。

据说，最近网上“疯传万科在东莞松山湖会议讲话：要敢于降价，勇于降价”（南方网9月9日）的消息，并传出“我们在两年中多挣了60亿到70亿元，这不是我们挣的钱，是疯狂的投资者们送来的钱”，“当我们把利润率下调到10%以内时，其他企业全部亏损，没有企业能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”这类的说法。虽然，事后万科高层领导急不可待地作出辟谣，但在我看来，这反而有“越描越黑”之势，而且就目前街的楼市状态，适度降价宜街坊已经是不二的选择，即使房地产商一再地制造各种烟幕弹，仍然改变不了这一根本方向。

这是假日制度改革后的第一个国庆黄金周，没了五一长假的公众似乎未能享受国庆长假的期待，而是陷入“国庆长假也可能取消”的焦虑之中——假日改革的倡导者、清华大学假日改革课题组负责人蔡继明教授近来又发出“若条件成熟可取消‘十一’长假”的声音。

经过近一年的心理调适和实践尝试之后，公众已没有去年假日改革之初那种对“取消长假”强烈的抵触情绪。许多人之所以反感蔡继明的建议，主要不在于留恋长假，而在于其取消的理由。他说：节假日毕竟是奢侈品，多放一天假，少干一天活，创造的财富也会相应减少。西方国家法定假日不会多过我们10天，但我国人均GDP只相当于人家的1/20。法定假日总量和国民经济发展息息相关，不可能随意增加。

这种把物化的财富置于人的生存福利之上的资本逻辑很让人反感。这种逻辑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，其实不然，放假与创富不是

一种互为消长的关系。首先，人不是机器。作为一种生命体，人的创造能力和工作效率都受到身体和精神的限制，体力需要恢复，精神需要放松，有了充分的休假才能保障更高效地工作，也才能创造出更多的价值和财富。可见，休假不是

一种必要的投入。

从另一个角度看，即使“多放一天假”减少了创富，也不能成为减少假期的理由。也许从宏观上看“多放一天假”会减少GDP，会减少一个国家在某段时间内的创富总量，但问题的关键在于从什么角度看待财富。如果从人的角度看待财富，

把人的健康和幸福感当作最大的财富，那么休假本身就是一种创富，因为休假的价值积累到了人的身上，享受到较多休假福利的人们更健康、更有幸福感、更有创富活力，这种财富并不会直接体现在GDP中。GDP总量也许可以装点一个国家

的总体性虚荣，可对一个具体的人来说，有多少直接意义呢？

蔡教授说“西方国家法定假日不会多过我们10天，但我国人均GDP只相当于人家的1/20”。言下之意是：我们人均GDP比人家低那么多，还想跟人家休同样的假吗？这种以GDP衡量休假的逻辑非常荒诞：人家发达国家GDP高是

不休假、少休假的结果吗？我们即使半天假都不休，日夜兼程、废寝忘食，就能赶上人家的人均GDP吗？人均GDP高低是体制、发展和国情的综合结果，与休假没有必然联系。休假是一种现代文明和普世权利，低GDP与高GDP国家的国民，都应平等拥有。GDP比较低，并不意味着这个国家的公民就没有休假的道德资格。靠压缩公民休息时间创GDP，对现代国家是一种莫大的耻辱。

时间就是金钱，时间就是生命。这是西方许多发达国家在资本原始积累和工业化初期盛行的口号，是资本家对“时间政治”的掌控，强化着分秒必争的工作伦理。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和理念的进步，“时间就是金钱”已经日益显出其将人当作工具和机器的历史局限性。休假成为一种文明共识，休假已脱离创富，获得了独立的价值。在这种语境下重提“多放天假会减少财富”就显得相当落伍了。

刘禹锡也会支持陋室改造的

唐朝诗人刘禹锡任和州（今安徽和县）刺史时的住所，因为他的一篇《陋室铭》而闻名。最近，和县政府决定投资数千万元，将陋室进行整体扩容改造，打造成全新的“陋室园”。很不幸，和县为这位前行行政长官改造陋室的良好愿望，遭遇了如潮的口水。消息到达哪个网站，哪里的网民都会骂两嗓子，不少主流媒体的评论文章也持反对意见。归纳起来，所批评的理由如下：既是陋室，怎么能花巨资包装之？刘禹锡若地下有知，一定不会容忍陋室变“豪宅”的！当然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心疼钱，觉得一个穷地方拿出数千万元打造形象工程，注定是劳民伤财。

上述理由如果用来批评其他文物古迹的改造工程，我看也是可行的。只是，如果悞于多数人的批判，全国各地的不少文物古迹都只能任其灰飞烟灭了。但从实际效果来看，那些曾经饱受质疑的文物古迹反而因为争议而更加

受关注，因为保护而更具魅力。和县改造陋室的计划，最大的功劳在于：全国的公众终于知道，原来陋室尚存世间，原来它就在安徽一个名叫和县的小地方。仅此一点，就足以证明和县改造陋室的计划，是多么的正确。

纠缠于“陋室必须简陋”，是毫无意义的。改造陋室的目的并非用来住人，而是明晰一个历史的符号。很多人只愿意盯着“斥资数千万改造陋室”的讽刺字眼，而不愿意理睬当地官员的解释——他们将像所有古迹修复工程一样，按“修旧如旧”的原则来保持陋室之陋。在陋室外围增加园子，也谈不上违背历史，因为并没有证据表明，作为当时的地方长官，刘禹锡的陋室外没有园子。而将文物古迹用围墙保护起来，也是符合现实需要的。

套用批评者的句式，我也可以说：刘禹锡如果地下有知，他会支持陋室改造的。定性刘禹锡反

对陋室变“豪宅”根本没什么根据，但我却有理由相信刘诗人赞成陋室的改造计划——既然刘诗人胸怀苍生，他的理想应当是让所有的人都能吃好吃好，同时也希望更多的后来人还记得他的陋室、他的思想。和县目前的确实还是一个穷地方，当地工业落后，只能在旅游业方面想辙。此地有着非常厚重的历史文化，陋室、孔庙、镇淮楼、四牌坊和文昌塔，是和州保留下来的五大历史景观。投资数千万元，其实是针对五大历史景观的系统改造，而非只针对一处陋室。如果我们认为拿数千万万元用来打造旅游景观是一种浪费，那么还不如直接反对和县人民穷则思变。

我倒觉得，人们对文物改造保护工程的习惯性认识有些“孤陋”了。和县此项改造计划的曝光，无疑提高了人们对陋室的认知以及兴趣，尽管很多人口头未必会承认。

一语惊人

中国男足成绩差 赞助商申请赔偿

“原来一头猪的寿命不过十来年”
——阳春一村民为验证猪寿命，15年喂养千斤白猪，死后埋葬。

出处：《南方日报》

“如条件成熟，‘十一’长假也有取消必要”

——清华大学假日改革课题组负责人蔡继明如是说。

出处：《羊城晚报》

“成绩那么差是之前没想到的”

——赞助商因中国男足战绩太差申请灾难赔偿。

出处：《重庆商报》

“对伊朗动武将不可避免”

——美媒体称，美国下任总统将对伊朗动武。

出处：《广州日报》

“床不够，只能男女混住，还得轮流睡”

——重庆某高校一年三迁，校名随意改，宿舍不够用，学生强烈不满。

出处：《重庆晚报》

“连公安局局长都带头抓贼了”

——昆明市副市长兼公安局局长杜敏独身一人擒两贼，获市民好评。

出处：《生活新报》

“家底殷实的部长每年只拿1美元薪水”

——美国总统候选人麦凯恩称其若当选，将调整内阁工资。

出处：新华网

木桦 辑

天价幼儿园也是培养花朵的吗？

孩子是纯洁的，但孩子接受学龄前教育的地点已经变得很不纯洁。据《信息时报》昨日报道，广州幼儿园收费可谓天价，有的幼儿园收费竟高达每年1.8万元，有的学位紧的公立幼儿园，想交捐资助学费都交不上，还得找关系，托熟人，四年的费用竟贵过大学学费。更离谱的是，有的幼儿园不明码标价，让家长自报赞助费数额，然后按数额多少“择优录取”。收费如此之高，如此之乱，几乎可以把祖国的花朵吓得跌倒在人生的起跑线上。

培养一个大学生和幼儿园小朋友的成本哪一个高？我想只要是智力正常的人，都不难得出结论。因此幼儿园收费超过大学，显然是一件不正常的事情。教育从来都不是普通的商品，关乎社会平等与社会进步，把钞票当成幼儿园的门票，既有悖平等，也不利

于进步。因此对于幼儿园收费之乱象，有关部门不能再坐视不理。

大学收费高，民众颇有怨言，但比起广州某些幼儿园的收费，勉强还可以说是高而不乱，至少收的费用还有个名目，收费至少还能够明码标价，公之于众。这样，公众讨论学费的高低，还算有一个明确的靶子，物价部门监督起来，也于法有据。相比之下，幼儿园收费则是又高又乱，用“捐资助学费”之类的名目收费，显然是为了规避公众与政府部门的质疑与监督。冠之于“捐助”、“赞助”这样的字眼，很明显是昭告于下，此项收费出于家长自愿，外人无权过问。而不明码标价，由家长自报赞助费的数额，则已近乎于无耻。

因此整治天价幼儿园，应先从治乱开始，治乱又应以正名始。什么捐资、赞助这些名堂名不正言不顺。幼儿园是教育机构，收取

的费用就是学费，这一点，有关部门应当给予明确。既是学费，教育主管部门、物价部门就有权对其价格进行规范，通过计算成本，给出一个家长和幼儿园都能够接受的指导价格，同时杜绝收取其他费用。这是政府部门应该做也能够做到的事情。也许有些人担心僧多粥少，不收费，怎么能解决优质幼儿园学位少的矛盾呢？其实这个问题可以用一个差不多是人类最古老的分配方法来解决，那就是抽签。这不是一个完美的方法，但没有最公平，只有更公平，相比起以人民币的多少为标准来录取，这是一个更让人心服口服的方法。

当然更彻底更完美的解决方法，就是将学龄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的范畴，据说政府部门已经着手讨论此事的可行性，但愿最终结果，能平息当前愈演愈烈的高收费乱象。

